

精校
足本古文析義合編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古文析義二編卷三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弟雲銘道甲 全校
男 沅芷之

游騰為周謝楚

戰國策

秦令穽里疾以車百乘入周

史記秦武王初立以甘茂穽里疾為左右相使茂攻韓拔宜陽使疾入周疑欲越周而圖楚百乘乃疾從車非以遺周也

周君迎之以卒甚

敬憚秦之強且疾為秦相不敢不盡衛道之禮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

附秦責其

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申遺

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卒亡無備故也

就上引証

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

伐蔡

就上引証

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穽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

蔡公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

防秦有詐而備之實非重秦客而迎之也

明是巧辯語却近理妙

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

自愛其國正所以紓楚王之憂見得周與楚分外關切觀

楚王

乃悅

悅與怒字相應

林西仲曰周迎秦客非出不得已乃又犯楚怒豈不可憐游騰擊定迎之以卒四字發揮謂設兵所以防秦之害恐喪其國以貽楚憂詞不費而意甚遠不意於無可解救處得一條絕妙生路風波刀劍盡化蓮花真異樣法力奇絕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戰國策

陳軫去楚之秦

任於秦

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

貳心於秦

儀不能與從事願

王逐之

不留於秦則不知秦事

即復之楚願王殺之

若復之楚則平日以國情輸楚明矣當按其罪行誅

王曰軫安敢之楚也

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

問其所往此逐之之詞

對曰臣願之楚

偏說之楚妙

王曰儀

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把之楚二字連讀三句是無可奈何口用軫曰臣出若見必故之

楚故楚意以順王與儀之策順遂軫之謀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與猶與楚乃用倒句法主意在此句楚人有兩妻者人誂

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誂戲弄之言欲與狎也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

取長者乎少者乎問取長者答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

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引喻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必知

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亦恐軫以楚之國情輸他國也以此明臣

之楚與不若入楚見用則無以國情輸楚可知故不得不之楚以自明也軾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軾果安之王

曰夫軾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臣必之楚熟視有看破我意欲逐欲殺之意寡人遂無奈何也逐又不便逐殺又不便殺

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述問軾言去軾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

知之例代軾添入人共知語更妙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雖為君父所棄

而天下求之若不可得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以知之臣不忠

於王楚何以軾為忠忠且見棄軾不之楚將何之乎不述軾一語却語語如出軾口且有至理精妙之極王以為然述軾語畢其心以軾

前以之遂善待之不但不逐不殺更加禮也林西仲曰張儀與陳軾才智各不相下儀欲獨專秦寵故忌軾於王所云以國情輸楚實

言為是磨口便認往楚即在往楚上賤其與楚設一妙喻曲當人情使王欲殺之則無罪逐之則不敢何等省力及王述其言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此在長平阮趙卒之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

戰國策

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兵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

可其說何也疑其前後之謀不合根上息民繕兵來單就秦國兵力上較論是知已而不知彼者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

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脯餽以靡其財以次充歡喜故趙人之

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察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以次充今王發軍雖倍

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答著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句此以秦趙兵力互較是知彼知已者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

晏罷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

內實指守備外成指親好總收上文又單就趙打第一番以王單言秦故也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已上明所以不可之說初不肯與其謀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

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果應武安趙未可伐之言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

不行知行而無功諫又不聽止得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

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舉以寡擊衆韓

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杓斬

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又舉以寡擊衆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

之死於長平者十已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

欲滅之矣以強擊弱以衆擊寡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所以武安善用兵而不行責之

已上致秦王所責之詞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

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在楚本有可乘之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

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

以能有功也當戰又有可勝之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

爭便之力不同二國本有可乘之隙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

軍自潰乘勝遂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當戰又有可勝之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以寡擊衆其取勝原

者定理皆不得神奇破他取勝如神一句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此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

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

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

猶向踐困於會稽之時也無可乘之隙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

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不可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

未觀其利又無可勝之機此時雖善將兵無所用之破他以強擊弱二句又病未能行我一句病應上稱疾三不肯服其責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慙其

釋趙之失策其言於王必以武無罪而不肯受命將兵為辭也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必欲滅趙不肯屈於武安之計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

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又應武安有武

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乃背地對人言非言之於王也故下文用一聞字此時武安若不言秦王亦無不婉既

此言以秦之可謂長於料其內姓於白料也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

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畢竟謂趙可滅不肯屈於武安之計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

於罪答有以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答不行恨君句。四句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

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

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不伐趙之利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罪其此亦所

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伐趙之害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嚴亦重也。已上

臣聞明主愛其國不敵輕忠臣愛其名將兵破國不可復完輕用兵所致死卒不可復生輕將

致謂之不忠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所以愛其名則王當愛其願大王察之察字眼。已上

非致違王命王不答而去恨極。畢竟不肯○林西仲曰長平之戰趙有可滅之機應侯為蘇代之說所中恐武安功高已見

忘久矣此皆武安行而有功愈增其忌若失利則前功盡棄其所以堅執不行不但謂機會既失趙難於滅也觀其對應侯曰

楚王君臣相妬以功再曰秦破趙於長平不遂滅之等語俱明解應侯身上及應侯怒而秦王怒亦知不免無可奈何但以為然

有罪不若死於無罪猶得全名比李廣之解度

不中則不發之意耳其談兵疏暢處尤不可及

韓非初見秦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弗知而妄言曰不審

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此段是引起話頭有謂所言不敢輕試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

齊收餘韓成從將四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陰陽連固收皆彼此相結之意下文所云此志世有三

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成

徒戮亡耳所以可笑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

戰國策

死也

所以謂之亂謂之邪謂之逆本不可以攻人雖成從何益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不攻則已若攻無敢有相對者出其父

母懷稚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褐犯白刃蹈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自決

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意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

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勝天下矣

所以謂之治謂之正謂之順有不可攻之勢且有攻人之資此段言秦貴罰行而民奮非六國所能敵以起下文

今秦地形斷長

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

足而而有也

與猶對也再補出秦之形勝而總揚之

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不嘗不破也開地數

千里此其大功也

又補出秦之戰功而極揚之

然而甲兵頓士卒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

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

謀臣不忠分見下文此段承上文言秦宜兼天下而所以不能之故為下文數段作引

臣敢言往昔

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

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

指上文東南西北中五句

一戰不勝則無

齊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誅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此段引齊事作証言戰關係甚大亦無常勝之理地形兵卒皆不可恃是當其戰勝之時盡力滅其根末方是謀臣盡忠處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

王亡走東伏於陳

昭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明年拔郢楚頃襄王徙陳

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

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

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

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

破楚而不滅楚失於機會非制荆掘根之道

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

之比志合心為從也昭王三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次年趙魏伐韓華陽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

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與自起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斬首十三萬魏割南陽以和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則荆孤東以弱齊與中陵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志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

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國梁而不拔梁失此機前者穰侯

之治秦也用一國之民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路病於內霸王

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穰侯封於陶昭王三十六年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並

起見不肯為秦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

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

之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韓以上黨歸趙昭王四十七年白起攻拔之阮趙卒四十萬趙割六城以和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

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

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

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還齊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

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

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

臣之拙也破趙而不取趙失此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固量秦之謀臣一矣承上文乃

會非割株掘根之道

韓非初見秦王

信老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

昭王四十九年王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秦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

秦力三矣又使王獻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居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已上三段根趙事來言機會既失不可復取其謀其力徒為天下看破內者量吾謀臣外

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秦之謀力既為天下看破則有輕秦之心雖有三亡亦不以成從為難事又承上四大段三小段言天下敢以成

內者吾甲兵賴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

也下不難從之意起下當慎其道句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

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曰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之

偶不能慎其道則天下不能難之一証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王錯

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

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苟慎其道而天下不能難之一証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

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又重提前段起語作收束言本有取天下

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上段收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

舉薛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

不忠於國者王舊註以為首惡仍以不忠作結妙

林西仲曰一篇大意重在破天下之從其所以破從又在於伐國必制株極根不留後禍使人輕重其謀力也如此者所以不能成霸處應應歸罪謀臣伐國輒聽其和之失末引周武越襄作証以明秦兼天下甚易只符已一言而水師其大河一氣卷舒真異稔筆墨

威王料匡章不叛齊

戰國策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

與之戰

與秦交和而舍

相對不戰曰交和舍止也

使者數

相往來

如羊祜陸抗使命常通可疑二

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

徽章也如馮異使兵朱其眉以亂赤眉兵可疑三

侯者言章子以齊入

秦威王不應頃間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

兩不應而此者三此如此也有司請

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昌為而擊之

上擊定不應此明決其不叛以信之深也

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

極高左右必有應得之罪吾使

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

母名

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之馬棧之下

殺而埋非其慶必有應得之罪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

勇且有功

必更葬將軍之母

榮及先人以示優異

葬先妾也

對君稱故母曰先妾言非力不能

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

臨死未有

夫不得父之教

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

戰勝亦不敢以

更葬受之王也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

欺生君哉

君父一理以章子為子按之必不欺君故決其不叛齊而降秦也死生二字翻別有致

○林西仲曰西巴不忍魔可以傳子從小節看出章子不欺父可以為臣從大節看出皆千古具眼文亦明淨乃亦

齊人譏田駢不仕

戰國策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為不宦而願為役

設為猶言立意為此也舊註作虛假之辭大謬為田駢役為給使令之人言慕高義之極不辭為卑賤也

曰子何聞之

猶言何處聞得其心竟自以為高義矣癡甚

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

把聞字承上文把鄰人之女生下

田駢曰何

謂也以不聞於丈夫而偏聞於女人為疑更癡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

過畢矣其子多矣不今先生設為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其祿之厚

多不止一官所愛所云聞之鄰人之女者乃聞不林西仲曰丈夫之位與女子之嫁皆人道之常而

嫌之與與先生之不宦同非鄰女能道先生也田子辭自知義不高不必欲矯異以明高世界中慣有此種討便宜的人

若彼旁人冷眼看破反覺一文不值矣不嫁而多生子分明是淫行不宦而多得祿分明是貪利先以高義二字為笑後以過畢二字為罵令虛偽人無處生活奇妙無比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勝而不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功

昭陽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作龍統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疏

爵二生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異尤曰惟令尹耳相楚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

史記載昭陽已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

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

曰吾能為之足酒現在手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

酒歸他為蛇足者終亡其酒為亡酒者惜非為奪酒者幸故我此一句可昭叙事之法已上皆譬語

不弱兵欲攻齊度為止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威名已成再

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戰象爵猶為蛇足也上言不當攻齊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林西仲曰不知止三字換出妙喻知昭陽已為令尹費無可加其言易入也曹彬平江南從藝祖以大原未平不使為相以既為相而不堪用蓋知此意文亦清整可誦

馮煥客孟嘗君史記煥戰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屬託也只為自存計孟嘗君曰客

何好情有所屬曰曰客無好也無德曰客何能技有所長曰曰客無能也無才可用又從人口孟嘗

君笑而受之曰諾允其所屬德笑而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蔬糲也止許其寄居有頃倚柱彈

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呼劍而歌左右以告以草具非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此時方是客在左右以為異數矣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以為不自量之

也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客中之貴者比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

我洗盡平日不能自存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又為老左右皆惡之以

為貪而不知足惡尤甚於笑笑時猶告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不待告而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

給其食用無使乏比車客之恩又加厚矣於是馮煖不復歌為母計亦得矣已上叙孟嘗君

出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書其名孟嘗君恠之曰此

誰也記不起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鄙而嘲之之詞且以門下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

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自入門下未曾一見故謝曰文倦於是是齊為相憤於憂而性慙思

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憤懣同困也質困執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

願之含糊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得精細孟嘗君曰視吾家

所寡有者此語是本段闕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徧赴

煖命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感孟嘗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其

古文斤義二編 卷三 馮煖客孟嘗君

有疾收良法 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竟謂收畢妙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

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君計宮中積金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皆非寡有君家所寡有者

以義耳利對竊義與竊以為君市義把寡有二字點綴便婉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

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

解市義二字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已上叙馮煖收責於薛開首孟嘗君笑其無好無能次怪其署收責三怪其求

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若此也作者寫了又寫絕為下文作反觀語乃文字抑揚妙訣坊本薛方山鍾伯敬舊評皆以為孟嘗君早

知馮煖有能正倖為不知非但與本文許多字面相悖且於上下文反觀處了無意味先輩讀書往往有求深反淺之弊此類是也

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措辭却婉免其相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

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了收責一案馮

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伏下無纖芥之禍句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伏下高枕為樂句請為君復

鑿二窟承上起下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

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有才有益於國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上位故相之位以故相出為上將軍所以虛之

以待孟嘗君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與梁使同行而先至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非微身分乃故意致梁使往返之多使齊聞之也黃金千斤止喚作千金則蘇秦之賜宗族

朋友韓信之漂母皆是黃金千斤若作銀一千兩則蘇秦韓信乃一酸漢舉動耳相沿不知可發一笑齊王聞之君臣恐懼畏其相梁以弱齊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

車二駟服劍一王自佩者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

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自言昏惑之誤不足以君齊國願孟嘗君念宗廟復入國為相不必他往七句皆

謝書之詞。相。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孟嘗君出齊威王之優國上文有廟齊不復廢第二窟

來齊必不奪其國而毀之若有他。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趙上文以無構故吐

國來伐齊亦必救也。第三窟教馮煖作用之大非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數十年中孟嘗君不復失之性之

終於無好無能者。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亦不復不說之矣左右皆笑其言

者亦以快心滿意之詞結之。林西仲曰此與史記所載不同若論收債於薛一事史記頗為近情但此篇首尾敘事筆力實一部史記蓋本不必較其筆力

有無也。初把馮煖身分伎倆說得一文不值既得寄食他人門下又歌長飲數器必欲盡人之歡竭人之忠使人不可忍而後已。是覺人情也然孟嘗君無不曲從者所以收天下士心於煖本無所觀也收債自署已怪其出人意外即市義而歸亦不謂

其用心深遠所以不說及罷相歸薛親見老幼方服其能而後免一窟先成二窟再鑿愈出愈奇一以見孟嘗君之好士之

不報一以見馮煖之有才為之於不測也與平原君之毛遂悅悅相當雖極為存國此為固寵公私之間不無軒輊

若較之雞鳴狗盜行徑不猶愈乎朱晦菴云戰國策為亂世之文既曰亂世之文則有濟於利害者雖節取焉可矣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叙燕齊往初燕將攻下聊

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欲歸燕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將此時進退兩難。燕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

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虛提三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

怒讓不歸依燕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聊城受攻而不能解必至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

智也。不知相時定計立功名以傳後世是倍時棄利者故智者不再計勇者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

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死生榮辱尊卑貴賤見下文言生榮尊貴是利死辱卑賤是不利

於世俗之見也。此段畧言其縣以起下文重在背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陽平陽皆在齊都

燕歸齊故去宦一句品擬智者而以勇士帶說

戰國策

以在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秦殺齊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規計慮也

北計必為之右壤即平陸言楚魏兵若不退齊亦顧不得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規計慮也

城則守者力孤齊不計慮天下加兵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相持待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志於齊齊必

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齊必不肯舍聊城而不攻不可計圖僥倖此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

栗服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破於鄒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廉頗圍燕請和不許壞削主因為天下戮公聞

之乎胡揆曰極陳燕亂有許多意思說出根本既危使內顧以解其守一也聊城士卒家在燕都者或固今燕王方寒心

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禍多民心無所歸應上燕王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此

言燕既亂救兵不發孤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未敗歸燕上輔孤主以制羣臣應上燕王寒心下養百姓

以資說士應上國敵禍多矯國革俗於天下是上輔下功名可立也此勸其歸燕可以免先意者亦捐燕

華世東遊於齊乎俗之公名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應勸曰魏再封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

計也此勸其降齊可以免俗二者顯名厚實也歸燕顯名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二計必有一可當即決擇而

怯死滅名之失也此段言歸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又恐燕將以死守

持破之以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

者鄉里不通也

與通

世主不臣也

棄不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耻而不見窮年沒

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

名高天下

光昭鄰國

管子行大威立榮名可証

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

計不顧後出

守定戰陣不去罔恤後來別有妙計

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

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

以一劍之任叔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

震動驚駭威信吳越傳名後世

曹沫行大威立榮名可証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

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歸重智字故以智字結束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

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

總收管仲曹沫二事以明燕將守

燕將曰

敬聞命矣因罷兵倒軻而去

軻弓衣倒之

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林西仲曰是時燕將亦知聊城不可終守但若被護不能歸燕多殺齊卒又不殺下齊惟冀燕救且至或齊有他警引去微俸不

以故仲連作結

死此其隱衷也此書當分五大段首段把智勇忠三句並提倒入擇利而行為智不可畏首畏尾坐失事機次段言聊城為亦必

爭之地且齊已無他國之聲可以全力攻擊非一城之兵可支守而不去死亡隨之不得為利三段言燕國大亂以孤城能守期年

人之所難即棄之而去亦可以告無罪四段言棄城之後歸燕則功名可立降齊則富貴可保二計皆利應擇而處一五段言棄

城不足為恥死守不足為節以管仲曹沫作註為其所期者大總欲燕將棄聊城而去以省戰爭所謂排難解紛是也或以史記所載

燕將自及田單屠聊城謂仲連正氣因此書少損致聊城本屬齊取所固有於理為順若自及屠城連未必能逆料定此豈可輕信其

孟嘗君使公孫弘觀秦王

戰國策

孟嘗君為從

以難秦

公孫弘為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

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

此不可

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

欲確見其可難而後難之就秦

人身上定從自
是根本之論

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

即使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

昭王聞

而觀之

之而欲媿以辭

欲其不能答媿之使

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

昭王笑而曰

笑之所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

寡人猶可乎

笑其力不足而妄行徒以取禍此媿之之辭也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

好人則得人効命雖百里可

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問所好之人何如而欲難之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之好人也何如

楚人以毛說頃襄王

戰國策